

宣室志附補遺



中華書局

宣

室

志

附
遺
補

張
讀
撰

叢書集成初編

宣室志附補遺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宣室志卷之一

唐 聖朋張 讀撰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
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蟇者。月中之物。
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平乎。黎明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
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
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
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
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謌。僅
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
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

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蟄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簾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忍乃是一有一白蜘蛛蟄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旣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旣坐顧謂顥曰吾南越人長鬚狹中聞唐天子

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義焉其冠。禮焉其
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顥謝曰。顥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
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顥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縉爲顥壽。
顥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縉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
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縉。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顥曰。彼
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縉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
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顥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顥大驚。胡人
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顥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
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顥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
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
君易之。其可乎。顥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
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顥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
於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
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顥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顥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

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亟盛其蟲又金篋局之命顯致于寢室謂顯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輜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顯共持金亟而去顯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顯旣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亟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顯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卒於鉅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旣至以江中多蚌假喜以爲珠可卽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

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驚異且甚。卽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擢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柏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柏樹下。旣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躡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湖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旣出師。無何。麾搶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搶折者。軍必敗衄。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燕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

敬玄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鵲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因入朝旣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旣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旣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圬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掣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銅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旣啓有七鵠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憊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

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廡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董汁寘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旣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割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旣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董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董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大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門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虛惑於人遂寢其事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棒子音奉卽荷竹而眠者卽搞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棒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棒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棒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

一棒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旣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峯迥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掣手而去旣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尋棒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組系一竹橐自山頂缒下棒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棒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旣忘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闈瓈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棒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棒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棒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霞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

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迺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棒子卽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慄然背汗。毛髮盡勁。旣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人性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棒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棒子曰。吾向者謁覲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棒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旣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異僊府之音也。及樂闌。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倦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

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卽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環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僕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卽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

宣室志卷之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關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輒其門局鑿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關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卽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聾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謳謳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詔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

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步者安所齎乎？吏曰：實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聲。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卽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步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惶怖馳去。

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辱死爲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筭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卽訊之。遂述旣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卽起曰。爾旣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謾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簷宇摧頽。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旣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不忘夙約。今日勤勞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桺榦。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

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筆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口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口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貲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忘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畚負畚。詣廟壘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孑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